

晨光

杨澄宇
作品

晨光

杨澄宇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晨光 / 杨澄宇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4
ISBN 978-7-5447-2764-8

I. ①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72646号

书 名	晨光
作 者	杨澄宇
责任编辑	孙 茜
特约编辑	吕雅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9.5
版 次	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2764-8
定 价	29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献给我挚爱的妻子

我们如何才能达到不朽

回家，总要穿过——

流淌的人群，

牛奶与蜜，上面写着：

我们的名字，生存，孤单，彷徨，

因为这个世界想看。

打开天窗，

心是月的表面，

满目伤疤，静如福尔马林。

我只想问问：

是否爬过一座山，山就会低头？

越过那一片海，海水没有忧愁？

翻过一场沙漠，思念不再干涸？

种过每一棵树，上面都有铭刻？

如何才能够不朽？

或许只有速朽！

灰尘强过巨石，

夏虫梦里语冰，

我在这说的每一句——

不明就里，

都是，通往不朽。

不是所有的回忆都有如实质，多少年后他们都还记得那天开得正盛的夕阳。

那是在城市东郊的灵谷寺，群山郁郁葱葱，秋意刚刚好，还没有染出色，却拧干了多余的水。那抹古铜色是属于夕阳的，越来越浓，又愈来愈淡，现在恰是这由浓转淡的瞬间，所有拂过的叶面上都有了层琥珀色的凝光。不必细观每一片叶面的脉络，靠得太近，这光辉就会飘逸而去，空剩下干净的碧绿，摇曳着无情，因为它不属于他们任何一个人。所有人类的悲喜不若尘土，不是烟雨，不似光阴，不会让它有一丝动容。

只有把视线放远，再放远，才会在这碧绿的边缘发现那丝那抹的温暖。一片如此，千片如此，万片亦如此，居然千千万万网罗起天地世界，这流动的暗玫瑰金色光影随风

起伏，层层递进，包裹着满眼的绿色，是从最初到最后的模样。

远处的远处是紫霞湖，在他们望着的时刻，湖面凝固不动，犹如一方琉璃，流光透过而被封存，秋风拂下而与定格。她正敞开粉红色的清澈胸怀，深呼吸这世间最美的辰光，等到夜的潜来，湖畔轻轻扯落的霞光丝丝入怀，才会氤氲化练，吐气如兰。薄雾从湖边最细微的阴影底下慢慢孕育，那可能是在垂柳的怀抱，或青苔岸脚扣着的螺蛳壳内，可能是蚁穴虫洞，又或藏在最后愈加低沉的蝉声鸣咽中，总之，这孕育很快就会结出丰硕果实，翘首暗夜的采摘。

天光是暗了，从宝蓝色到蓝黑色，李文想起了小时候用过的钢笔墨水的颜色，英雄牌的。他最喜欢蓝黑色，纯蓝太轻浮，纯黑太沉重，只有这调和的色彩最合他意。他正站在高高的塔顶，俯瞰群山，就邂逅了这样的景色。他是个文静的青年，有宽宽的额头、不大的眼睛和一双细长的手，指甲干净而不藏污垢，他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，在晚风中却有点凉了。游人渐渐稀少，整个塔顶就只有两个人了，另一个小伙子就是他的同伴、同学，张洛云。他穿着更轻薄的红色短袖T恤，上面印染着莫名的英文字

样，跳脱难辨，张扬的红色更衬得他皮肤有点儿黑，一张脸最显眼处就是那对粗犷的眉毛，犹如狼毫毛笔的一提一捺，墨汁蘸多了点，宣纸晕染得有点过了，于是这妙笔常常叫人忽略他其余五官也是颇为秀气的。这身打扮和模样依旧停留在今年最热的季节，他正斜靠在栏杆上，双腿交叉，眯着眼睛，好似正享受着阵阵凉风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李文奇怪他能有这么长时间的不语。

“没想什么，就觉得这时候该安静安静，你看，这风景多美！”斜阳把最后的光辉印在他的侧面，一阵风吹散他略长的头发，它们也在贪婪呼吸着缀满霞光的自由空气，飞扬起来。

“可是你正闭着眼呢！”

“不需要睁开眼睛，我已经把所有的景色收到心里了。我看到了群山，满山的树木，树上映照的光辉，光辉中的湖面，湖面上风吹起的涟漪，还有涟漪深处三三两两的游人。现在，我只需要默默地呼吸，那些空气会告诉我它们刚刚去过哪些地方，带来了哪些气息，我的耳朵也正在活动，它告诉我现在最动听的是那些不知道藏在哪儿的鸟叫声，听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张洛云依旧闭着眼睛。

“什么时候这么文艺，这么有慧根，可真不像你啊！”

李文也像他那样闭上了眼睛。啊，果然，好像听到了一声声布谷、布谷，从山的那边飘了过来，又倔强地清晰起来，好似在召唤未归的同伴，归来啊！归来啊！又好像在寻找回巢的路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这声音让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远方的家人，千里之外，乡关何处？

自己已经有一年多没回家了，上次暑假因为要打工没有回去，其实老家的那破旧的小平房，在夏日里如同蒸笼，不回去也罢！但此时此刻，一种淡淡的忧伤从心底里流淌出来，原来自己是那么地依恋那个小小的地方！父母起早贪黑劳作的身影，可爱调皮的弟弟红扑扑的笑脸，爷爷奶奶日益苍老干裂的面容，这些都让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。啊！好久没有回去了，他们都还好吗？这种感觉蔓延、充斥，堵塞了心底的出口，让他不禁睁开了眼睛，身子探出栏杆，大声地呼叫：“喂……喂……喂……”

群山回应着他的呼喊，稀释了他的心情，他感受到了风吹在脸上的畅快与自如，遥远的夕阳已经落入群山中，红霞晕染了最后一片蓝天，大块大块的银灰色云朵在向前流转，空气的味道是那样的舒服。他还想要往夕阳落下的地方眺望，那边有这个城市的轮廓，依稀看到一两处散落的灯光，那或许是一处工地，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灰色的烟

雾，在这样的天气里居然化成归乡的炊烟。

李文觉得应当说些什么来打破刚才呼喊后的沉默：

“你说，这样的景色是因为我们而变得这么动人，还是本来就很美，恰巧被我们捕捉到了？如果它的存在与我无关，那么为什么我会感到心中流过的凄美？好像越是美丽的东西越是让我伤感。如果说，是因为我，这景色才如此难以忘记，那么你看到的是不是与我不同？那些匆匆回去的路人是不是就无法获得这样的观照？这样的景色也许就只为你我绽放吧，而且是在两面不同的镜子里。”

洛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想了想说：“我呢，可没你那么哲，你说的都挺有道理，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？我现在最想就这么跳下去！难道你没有这种一跃而下的渴望吗？当然，不是自由落体，不是吧唧一声着地，而是滑翔起来，像真正的鸟儿一样。我想看到山那边的一望无际的平原，平原过后的高山，高山之后的海洋；我想看看我们来的路是什么样子的；我想看看那些亮着灯火的地方是什么；我想看看万家灯火的模样，看每一扇窗户里有什么人，发生了什么。人难道就永远不能这样吗？做到此刻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想终有一天会这样，选择成为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！你说呢？”

“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天快黑了，有点冷了，待会儿公交车就没了，再说，她们还在塔底下等我们呢。”是啊，李文想到还有人在等着自己，就不愿意再在这孤单的塔顶伫立了，于是边说边往楼梯走去。

一级一级的石梯上来的时候不觉得什么，往下走还真有点难度，特别是塔里笼罩着厚重的石窗筛落的自然光，若是早晨，也会惊叹于凿出这一缕缕光柱的伟力吧，而此刻，它也现出了踟蹰老态，漂浮涣散了。他们只能估摸着看下脚的距离，都不再说话，一前一后地盘旋而下。“她们没等得不耐烦吧，我们好像才上去就下来了呀。”李文心底里暗自想着，脑海中出现了她那双灵动的眼眸，有如点漆，映衬着额上的两条美丽弧度，定是仙女或精灵的国度洞府。还有两条秀气可爱的辫子，长短恰好，不知可曾有被它们的主人轻轻摩挲的时候？那又将是怎样的情形？不是十分白皙但健康的皮肤，恬静又充满了活力，她就是马小艾同学。另一个女生王琴琴也是他们的同学，是小艾的舍友，她是个闹腾的女孩子，整天蹦蹦跳跳。这次郊游就是她一手张罗起来的，先是午夜的电话成就了莫名其妙的联谊寝室，然后就是说要踏青登高，两个宿舍里的其他人又都积极性不高，拖来拖去，初春也到了晚夏，凑来凑去就他们四

个人出发了。结果到了这里才发现景区还很大，等转了半圈到了塔底，两个女孩子说什么也不愿意爬上去，但是李文和洛云却不能示弱不登高，于是就说好了在塔底等他们。

说起来，都同学一年多了，他和她们两个女生还不怎么熟呢，应该说和班上所有女生都不怎么熟，这次也全是洛云撺掇着才来的，虽然自己在开学第一天的联谊晚会上就注意到了马小艾。那时候她给大家拉了一首小提琴曲《梁祝》，他不懂音乐，但看着她静静地站在教室中央，面容似水般沉静，旋律一下子铺满了整个教室，她略显细长的脖子和上身随着音乐自然而然地微微摇摆，偏偏又隽永不变，好似一尊会动的雕像，他突然想到了王尔德笔下的快乐王子，还有华兹华斯笔下山风拂过的黄色水仙，他觉得很美，也曾打动过他的心弦。但是他是个内向的人，从来不会上前找人搭讪，所以这一年里也没和她说过几句话。他最好的朋友洛云却不一样，他喜欢说话，特别是和女生。他的家就在这座城市，条件也还不错，所以会经常组织一些活动，不多久就和班上的女生很是熟稔，而她们遇到一些体力活，比如搬东西啊什么的，他也会义不容辞地去帮忙。

想着想着，眼前就光明起来，原来是从九层高的塔顶

绕了下来。

“都快晕了！”洛云有点夸张地说，还做了个踉跄的动作，向坐在树荫下椅子上的两个女生走去。

“怎么上去了这么久啊，天都快黑了！你们再不下来，我们可要走了！”琴琴劈头盖脸就是一番抱怨。

“你们能走早走了，还不是怕没了我们当保镖，不敢往回走。”洛云倒也很是清醒。

“别争啦，再抱怨耽误了走路，说不定真赶不上回程的公交了。”小艾接着说道。

四人并排走在出景区的路上，洛云和琴琴走在中间，这方便他们时刻的拌嘴。另外两人安静地走在两侧，不时地插上两句话，如同和声，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起来。前面的路渐渐变窄，两个主声部自然地走到了前面，其余的则自然不自然地也并排而行，刚开始他们俩都不说话，原来走路可以是这么专心的事情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艾开口了：“你们怎么上去了那么久？”这问话却没有半点责备和询问的意思，也就是一句不经意的开场白，可以换成：“你看，天暗得这么快啊！”或者：“这里的空气真好哦！”李文听到这句问话，迅速做出了回答，仿佛话本来就在嘴边，再不说就要溜走了：“我们

上去看风景，发了一通穷酸，也没注意到时间，不过，那景色真不错，你们不上去真可惜了。”

“其实我也想上去的，但琴琴非拉着我在下面陪她，你们都看到了些什么？”

李文将他所看到的，夹杂着想到的都说了出来。刚开始声音还有点儿颤动，思绪还有点儿混乱，渐渐地愈发流利顺畅，配合着前面的嬉笑声，这低沉的、从心底流出的声音是那样从容与自然。他心想这会儿说的话超过了以前和她说的所有。

她低着头听着，心里讶异这个看上去很舒服的男生原来不是那么腼腆，她曾看到过他去年在大学刊物上发表的两篇文章，文字是种奇幻的东西，也曾悄悄敲打她的心房，也曾好奇那些优美文字的主人是什么样子的？而对于她们，他却从来不先开口说话，总是封闭上自己的那扇窗。

她刚才那句问话只是为了打破沉默，谁知道竟然打开了他的话匣子，好在这个男生的声音不差，娓娓道来倒也不烦人。李文转过头看着她的侧脸，风吹起几束长发，她抬手不经意地将它们在耳后捋好，就这么轻垂着头，李文心头有点忐忑，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他说话，自己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？于是问：“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这里玩，是琴

琴鼓动的吧？”

“是啊，本来是不太想来的，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天气这么好，正是郊游的好时光，而且洛云还打电话到宿舍一定要我来，我想想也没有理由不来啊。不过还不错，今天这里的空气真新鲜，人也少，好久没闻到这么清香的气味了。”

洛云？原来是洛云打电话催她来的，于是她就来了！李文挥散掉脑子里这个刚刚冒出的念头，什么时候自己变得这么敏感，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但还是一点点意兴阑珊起来，于是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很快就出了景区大门，又走了一段柏油马路，才到了公交站点。

所谓的公交车站就是一个指示牌与几根栏杆，只有他们孤零零的四个人。“不会没车了吧？那怎么办啊？”琴琴环顾四周，眼神好似受了惊吓的小鹿。天色几乎全暗下来，路边的野树郁郁葱葱，连成一片厚重的黑影，又仿佛有不知名的野兽在暗影里跳窜飘移，这不是野性的生气，而是未知生命的郁结与沉淀。如果黑夜遮住了黑色的眼睛，人类就用心灵来透视，而又有多少人对未知的黑暗不彷徨呢？

“都怪你！现在都快七点了，哪有什么公交车？要不是

你在塔顶上待那么长时间，怎么会这样？要是没车了怎么办？”琴琴一个劲向着洛云抱怨。

“怕什么？不行我们就步行走回城，当拉练了！再不行呢，我看我们今晚就住在这，如此良辰美景啊！”洛云靠在栏杆上，双腿交叉，仿佛很惬意地说。

“这附近有宾馆吗？”

“地为床铺天做盖！”

“毛病！”

李文心底一点也不慌张，如果没车来怎么办？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他心底里甚至隐隐期盼这个最坏的结果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边一声欢呼，一束光从远处打了过来，然后是熟悉的公交车特有的马达声，末班车施施然地来了。

车上的位子几乎被前面几站景点出来的游客坐满了，剩下三张靠边的单座，李文说：“你们坐吧，我不累，先站着。”洛云倒也不客气，一下子坐进第一个座位，边招呼两位女生坐在后面，边说：“行！待会儿我换你。”

车子缓慢地盘山而过，窗外已然是一片漆黑。车窗开着，空气里满是大自然甜甜的味道，大家大概都玩累了，没有人说话，只听到汽车的马达声。李文站立在洛云旁边，他